

京剧彙編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第四十三集

張文祥刺馬

宦 海 潮

涿 州 判

京剧索编

第四十三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

京剧彙編 第四十三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 3 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 095 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 印张：6 2/16 • 插页：2 • 字数：136,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2,300册

統一書号：10071·279

定价：（7）0.69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為了給有關文化部門、戏曲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親屬們的積極支持，貢獻了他們自清代以來所珍藏的秘本，對繼承戏曲遺產、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這些寶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別以一個或幾個剧目編作一集，陸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幾種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幫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時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來面貌為原則，僅對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過分冗雜，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刪動。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缺點。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協助發掘，對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為京剧遺產的忠實紀錄。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盡選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審、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點，歡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導委員會

目 录

張文祥刺馬·····	1
宦海潮·····	93
涿州判·····	151

張文祥刺馬

刘文魁藏本

提 要

清代，獵戶張文祥，打死清兵，逃出關外。一日，鏢客陳金威為地方官所刁難，張見不平，助之。陳感其義，結為金蘭，并以表妹桂蘭嫁張為妻。

嗣清兵四出捉拿，張、陳往投捻軍，旋攻廬州，知府馬新貽詐降，為張識破，陳不聽，反遣張往攻舒城。

馬見陳妻黃氏貌美，暗約勝保，逐走金威。黃氏被逼不屈自杀。馬繼賺舒城。桂蘭刺馬被執，文祥銜恨逃走。

后以圍剿捻軍有功，馬被擢升為兩江總督，終在閱兵之際為張文祥所刺。

第 一 場

〔啓幕：农民甲、农民乙一面耕地，一面守望〕

众 （内唱花鼓調）

思家乡，想家乡，
想起家乡痛断腸，
自从清兵入了关，
沒有度过好时光。
大家辛苦把田种，
十年倒有九年荒。
財主田租千万重，
催粮的公差似虎狼。
穷人的死活沒人管，
受尽煎熬像牛羊。
百姓有苦無处訴，
拖男帶女去逃荒。
走过千山和万水，
遍地灾民遍地荒。
我們生路在哪里？
赶去清廷見天光！

农民甲 老張，你听听这歌声，又憤恨，又悲壯，都是逃荒的难民唱的。

农民乙 本来是嘛！朝廷就知道搜刮民財，要錢要粮；我們百姓的死活，他們哪兒会管哪？这几年灾荒連年，

逼得他們沒路可走，這才逃奔到我們雒河集來。李二哥，要不是我們張樂行張三爺豪俠仗義，誰肯收留這麼多難民哪？

農民甲 張三爺這個人，那沒有什麼說的。可是難民這麼多，怎麼收留得完哪？所以他想要——

農民乙 要造反嗎？

農民甲 這可不能隨便亂說，要掉腦袋的！

農民乙 我知道，我不會隨便亂說的。

農民甲 派我們做什麼，就做什麼。別多問！

農民乙 知道啦。不過我聽說廣西有個洪秀全，已經造反啦。

農民甲 不叫“造反”，那叫“起義”。

農民乙 要是張三爺也起義的話，我頭一個跟他去。這日子還能過得下去嗎！

農民甲 誰還不願意？只要他領一領頭兒，你看，這遠遠近近、千千萬萬的人，都願意聽他的號令。

農民乙 對啦，貪官污吏這麼欺侮我們，逼得窮人走投無路，我看他們的日子也不會長啦。

農民甲 噓！你看那邊兒又有許多難民來啦。

〔眾難民上〕

難民甲 請問老哥，到雒河集往哪一條路走啊？

農民甲 你們到雒河集找誰的？

難民甲 我們聽說雒河集有一個張樂行，收養各地逃荒的難民。我們是來投奔他的。

農民甲 我們就是張樂行張三爺派在這兒指路的。你們從這兒過去，往那邊的路上一直走，就是雒河集。到了那邊兒，自然有人接待你們。你們走吧！

难民甲 多謝二位。我們快走吧！

〔众难民下〕

农民乙 逃荒的难民，天天不断，都是来投奔我們三爷的。我們三爷的声势愈来愈大啦。听说已然惊动了官府，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吧！

农民甲 有事咱們三爷也不怕。

农民乙 你看那边兒塵头滚滚，又有人来啦。

农民甲 好像是官差样子。我們——（与农民乙使眼色介）

〔农民甲、农民乙作耕田介〕

〔四清兵引守备上〕

守 备 （唱）蒙城領了太爷令，
雒河捉拿張乐行。

兵丁們！

四清兵 有！

守 备 咱們走了半天，到了雒河集沒有哇？

清兵甲 前面有兩個老百姓，何不叫来問問！

守 备 快去叫来！

清兵甲 呔！狗娘养的，快点兒滾过来！我們守备老爷有話要問你們哪。

农民甲 有什么事呀？

守 备 往雒河集从哪条路走哇？

农民甲 哦，老爷，你要到雒河集去？

〔农民甲向农民乙示意介，农民乙悄悄下〕

守 备 嗨，到底兒哪条路走着近？說！

农民甲 不知道。守备老爷，到雒河集有什么公干哪？

守 备 雒河集可有一个叫張乐行的？

农民甲 張乐行？有的，有的，守备老爷敢是找他？

守 备 正要找他。你知道他的住处嗎？快說！
农民甲 你找他有什么事嗎？
守 备 有事沒事，也用得着你多問嗎？（打农民甲介）快說！
农民甲 就往这条路去，那一所大房子就是。
守 备 信不得你。給我头前帶路。走！
清兵甲 走！
三清兵 走！
农民甲 走就走！
守 备 他媽的！这么一个土佬兒，就这么倔强？簡直是要造反！跟我走！
〔同下。閉幕〕

第 二 場

〔啓幕：張乐行、任柱、龔得、張忠愚作議事狀〕

張乐行 龔先生，方才你說洪秀全已經在广西金田村起义。这个消息确实嗎？
龔 得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而且他們已經开始向湖南进兵，所到之处，百姓响应，清兵望風而逃。
任 柱 这么說，我們也該快快动手，不要再等待啦。
張忠愚 如今安徽、河南一帶，到处灾荒，官逼民反。那些难民都来投奔三叔。現在只要三叔登高一呼，一定是万民响应，我們的声势也不会在太平軍之下。
張乐行 对！众位的話說的很对！清朝政府統治我們二百多年，現在該我們汉人恢复衣冠的时候啦。你們来看，（指牆上地圖介）雒河集就在蒙城、亳县之間，我們就在雒河集起义。分兩支人馬，一支取蒙城，一支取亳县，与雒河集作为鼎足之势。然后再向外擴張，

进取山东、河北，直逼北京。你们看怎么样？

龔 得 这个办法很好。蒙城、亳县距雒河集不过百里之遙，他們的兵力都不算雄厚，攻取很容易，不过我們現在人手还少，粮草也不足，必須要有好好的准备才好。

張乐行 这两件事是最要紧的：粮草是軍中命脉，要儲备充足；各地的豪杰要多加联络，以壯声势。这两件事我已派德才去办，順便也打听一下官府对我们的动静，等他回来就知道啦。

〔張德才上〕

張德才 忙將打探事，报与三叔知。

啓稟三叔：我們这兒的事，官府已有所聞，恐怕对我们要有什么举动，須要防备一二。

張乐行 哦！那么打听粮草和联络各路豪杰的事怎么样哪？

張德才 蒙城、亳县存粮都很充足，可以攻取。各路豪杰也都联络过啦，像赵鳳珠、江台陵、王万一，他們都願听三叔的号令，只要我們有了日子，他們一定帶人前来聚会。

龔 得 这真是好消息！

張乐行 哈哈！

（唱）德才他把軍情探，

各路豪杰心一般。

二百年血仇要清算，

还我汉室錦江山。

〔农民乙上〕

农民乙 啓三爷：蒙城县守备帶領兵丁數名，在村外問路，

就要进村来啦。

張德才 三叔，我看您先躲避一下，还是讓我們来对付他們。

張乐行 不用！待我亲自見他。（对农民乙）你与我通知众位弟兄，好好戒备，沒有我的号令，不許乱动！

农民乙 是。（下）

張乐行 你們暫且退避。

〔任柱、龔得、張忠愚、張德才下〕

〔农民甲、四清兵引守备上〕

农民甲 这就是張乐行張三爷。

守 备 你就是張乐行嗎？

張乐行 我就是張乐行。你到这兒有什么事嗎？

守 备 嘿，好神气呀！我告訴你：我奉了蒙城太爷的命令，請你到衙門里去一趟。

張乐行 我又沒犯法，叫我到衙門里去干什嗎？

守 备 你沒犯法，我来干什么哪？

張乐行 我犯的什么法？

守 备 結交江湖匪徒，收留逃荒难民，就有私通長毛、圖謀不軌之意。这还不是犯法嗎？

張乐行 哦，这就叫“犯法”？我問你：清朝侵占我国土地二百多年，把我們汉人像牛馬一样看待，这叫什么法？还有你們这些奴才，作威作福，害得百姓流离失所，無家可归。你們反說他們这些善良、穷苦的人們是“匪徒”。就算他們是匪徒，依我看，比你們做清朝的走狗要强得多哪！

守 备 什么？你竟敢辱罵朝廷，以小犯上，你真要造反嗎？

張乐行 造反，你把我怎么样？

守 备 好哇！你要造反，我先砍了你！

〔守备拿刀砍張乐行，張乐行夺刀介。任柱、龔得、張忠愚、張德才持刀上，擒住众清兵介〕

張乐行 好奴才！

（唱）依官仗势奴才样，

豈容你在此施猖狂？

今日叫你一命丧！

众家兄弟！

快杀死这害人的小兒郎！

忠愚，把他們都押在荒郊，砍啦！

張忠愚 是。（押守备、四清兵下）

張乐行 諸位，这件事已經亮出去啦。我們就得准备起来。

張德才 这筹划粮餉的事，就交給我吧！

龔 得 依我的拙見：一面与太平軍取得联络；一面我与忠愚老弟去約請各地豪杰。

任 柱 我路过山东的时候，認識了一个穷朋友，倒是一条好汉子，講义气，講气节，人好，武艺也好。

張乐行 不知他姓什么，叫什么？

任 柱 他跟老哥倒是同姓，也姓張。

張乐行 叫什么名字哪？

任 柱 他叫張文祥。

張乐行
張德才
龔 得

張文祥？

任 柱 对啦。他是河南汝陽人氏，一向打獵为生。因为打死了清兵，逃出在外，漂流各地，做一些小买卖。

这个人不但是武艺超群，而且深明大义。他要是知道我們要起义，推翻滿清，恢复中华，他一定願意前来投效。

張乐行 这是一个志士，我們理应招請。快請任柱兄派人寻找！

任 柱
張德才 我們就分头去办。
龔 得

張乐行 (唱)揭竿起义自古有，

任 柱
張德才 (唱)灭却胡兒方罢休。
龔 得

〔分下。閉幕〕

第 三 場

〔啓幕：揚設茶亭，小二卖茶介，百姓甲、乙、丙閑談介〕

百姓甲 咳，这年头，愈来愈难过啦，种田的遇着荒年，做买卖的賺不了錢，你說怎么办？

百姓乙 做买卖不賺錢倒还罢了；这进城出城，过关出卡，还要給把关的兎崽子們送孝敬——多啦，出不起；少啦，拳打脚踢，哪兒还有我們老百姓的生路哪？

百姓甲 咳，这个年头，就是坏人享福，好人受罪嘍。

〔張文祥挑桃子上〕

張文祥 (唱)英雄壯志空怀抱，
飄泊江湖販鮮桃。

小二，泡壺茶！

小 二 是啦。(泡茶介)

〔張文祥吃茶介〕

〔四鏢目、陈金威、曹二虎、石敬塘押鏢車上〕

陈金威 (唱)离了肥城把路赶，

曹二虎
石敬塘 (唱)兵荒馬乱出門难。

陈金威 兩位兄弟，方才我出城的时候，跟那狗腿子爭吵了几句，嘴里有点兒渴啦，我們在这兒打个尖再說吧。

曹二虎
石敬塘 小二，看座兒！

小 二 是啦。

〔小二擦桌，泡茶介。陈金威、曹二虎、石敬塘坐，吃茶介〕

曹二虎 小二，我問你：这兒离城不远，你可知道那个把城的官兒叫什么名字？

小 二 您問的是那个大胖子嗎？

石敬塘 不錯，是他。

小 二 他叫雷德胜。达官，你問他干什么？

陈金威 因为我們出城的时候，他跟我們有意刁难——不給錢就不放我們出城。

小 二 那是有名的凶神，貪而無厭，撞在他手里，就算倒霉啦。

曹二虎 嘿！当今皇上，尽用这些官兒，老百姓怎么能够不造反哪！

石敬塘 勒索敲詐，無所不为。我們干了这么多年鏢行，也沒見過出城也要花錢，哪有这份規矩？就是山上的好汉，見了我們的拜帖，还要卖个面子，不劫鏢哪。这些官兒，就知道死要錢，真比强盜还厉害！

陈金威 二位老弟，从來說，做官就为的發財。好在我們闖过来啦，別發牢騷啦。(見桃子欲买介)喂！这桃子是誰

的，买几个吃吃。

張文祥 是我的。你要买多少？

〔陈金威打量張文祥介〕

陈金威 是你卖的？我們买几个解解渴。

張文祥 你就拿吧。

〔陈金威取桃三个〕

陈金威 多少錢？

張文祥 就这几个桃子拿去吃就是啦，看着給吧！

〔陈金威与張文祥付錢介〕

〔四清兵引雷德胜上〕

雷德胜 那保鏢的，給我滾过来！

〔曹二虎、石敬塘欲动介，陈金威止住介〕

陈金威 你怎么还没有完哪？

雷德胜 我还没有答应你們，一轉身的工夫，鏢車就出了城啦。你想走的了嗎？

陈金威 我們保鏢，也是掙几个辛苦錢。你就高抬貴手吧！

雷德胜 廢話！今天要是沒有孝敬，就把鏢車給我留下！

陈金威 照你这么說，是非要不可呀！

雷德胜 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曹二虎 这还是官兒哪？

石敬塘 簡直是强盜不如！

雷德胜 我不跟你們斗口。有錢，放你們过去；沒錢，把鏢車归我！

陈金威 我倒有点兒不相信。你老兄有多大能耐？

雷德胜 沒有兩下子也不追你来啦。老实告訴你：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陈金威 既然这样，我倒要領教領教。

雷德胜 好好好！你敢抗官嗎？我要仗勢力就算欺侮你啦。
讓我雷大太爷会会你。来来来！

陈金威 你真要較量嗎？有一句話可是要說在前头。

雷德胜 說！

陈金威 我要是敗在你的手里，情願把鏢車奉送。

雷德胜 好！諒你难逃我手。

陈金威 要是你敗在我的手里哪？

雷德胜 这个！好，我就放你們过去。

陈金威 可不要仗勢欺人！

雷德胜 这！我要敗啦，放你过去。要仗勢欺人，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陈金威 好！一言为定！

雷德胜 駟馬难追！可是要一个对一个！

陈金威 群打非英雄。請！

〔起打。雷德胜打败陈金威介〕

曹二虎 我来！

〔起打。雷德胜打败曹二虎介〕

石敬塘 我来領教領教！

〔起打。雷德胜打败石敬塘介〕

雷德胜 哈哈……这样的武艺，也敢出来保鏢、踫道兒？
兵丁們，把鏢車給我押了走！

張文祥 慢着！（阻介）

雷德胜 你是干什么的？

張文祥 我是过路的。

雷德胜 你要怎么样哪？

張文祥 我要你把这鏢車留下。乖乖兒的給我滾！

雷德胜 哈哈！一个穷要飯的，也敢来管我的閑事！